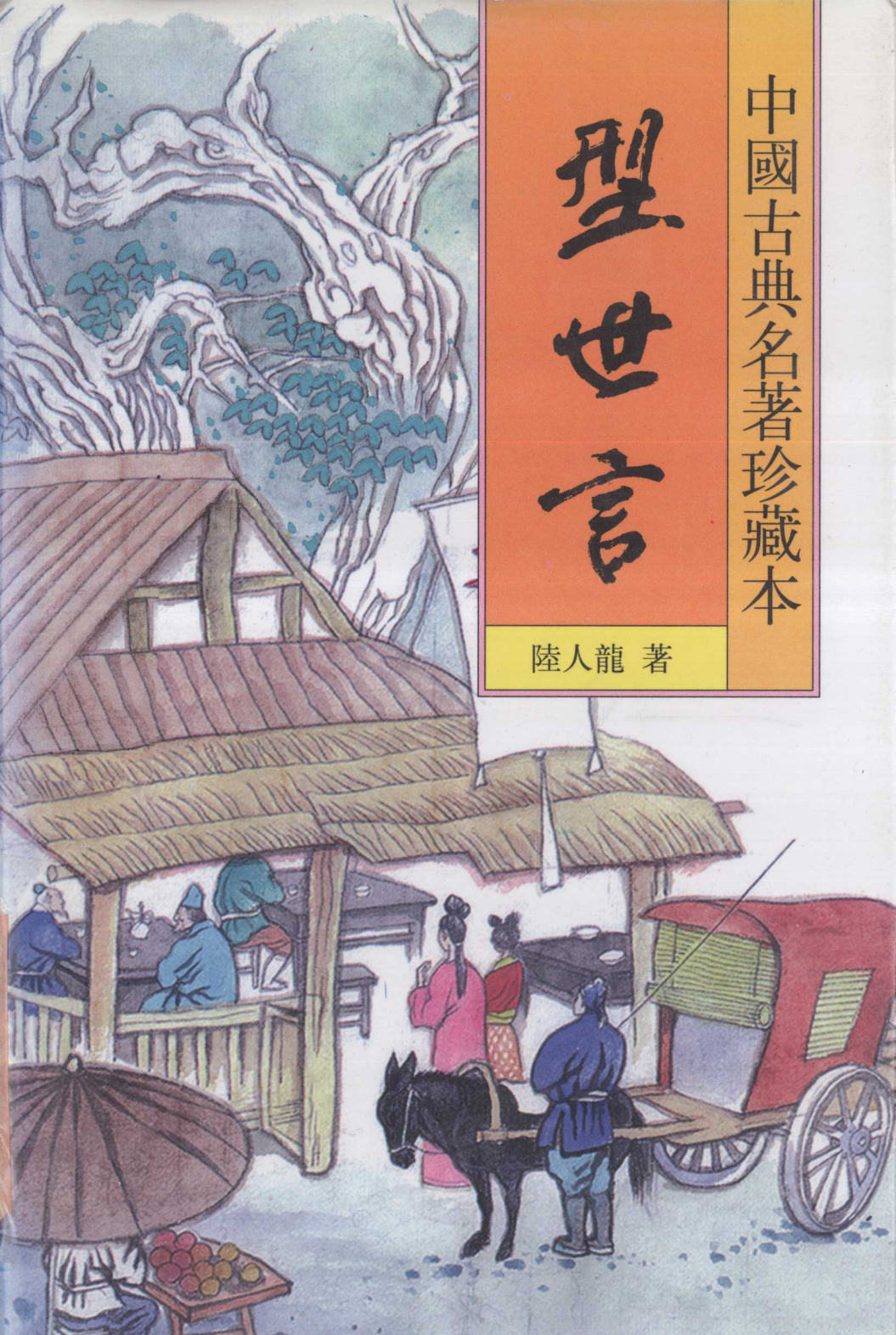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名著珍藏本

型世言

陸人龍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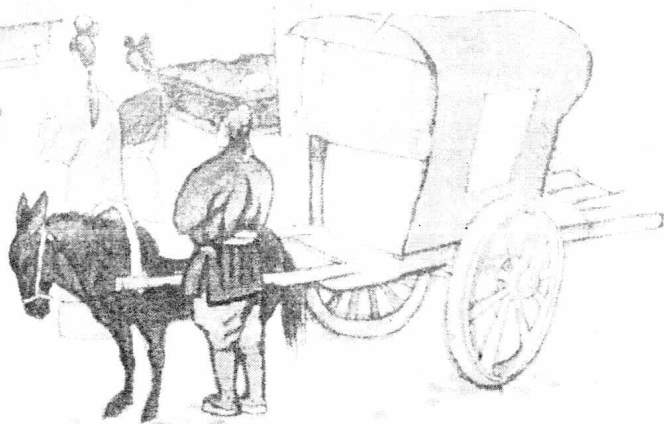
医药学院610 2 00874093

中國古典名著珍藏本

型世言

下

陸人龍 著 ● 春風文藝出版社



型世言

Xingshiyan

陆人龙 著 瘦吟山石 校点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编 110001)

山东省龙口市印刷总厂 印刷

字数: 370,000

开本: 850×1165

1/32

印张: 19

1998年4月第1版

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800

责任编辑: 马达骥

封面设计: 悟石

责任校对: 立春

ISBN 7-5313-1341-3/I·1190

(上、下) 定价: 34.00元

第二十一回

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

金鱼紫绶拜君恩，须念穷檐急抚存。

丽日中天清积晦，阳春遍地满荒村。

四郊盗寝同安孟，一境冤空少覆盆。

亶亶弦歌歌化日，循良应不愧乘轩。

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未做官时，须办有匡济之心，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；一做官时，更当尽展经纶之手。即如管抚字，须要兴利除害，为百姓图生计，不要尸位素餐；管钱谷，须要搜奸剔弊，为国家足帑藏，不要侵官剥众；管刑罚，须要洗冤雪枉，为百姓求生路，不要依样葫芦。这方不负读书，不负为官。若是戴了一顶纱帽，或是作下司凭吏书，作上司凭府县，一味准词状，追纸赎，收礼物，岂不负了幼学壮行的心？但是做官多有不全美的，或有吏才未必有操守，极廉洁不免太威严，也是美中不美。

我朝名卿甚多，如明断的有几个。当时有个黄绂，四川参政。忽一日，一阵旋风在马足边刮起，忽喇喇只望

前吹去。他便疑心，着人随风去，直至崇庆州西边寺，吹入一个池塘里才住。黄参政竟在寺里，这些和尚出来迎接。他见两个形容凶恶，他便将醋来洗他额角，只见洗出网巾痕来。一打一招，是他每日出去打劫，将尸首沉在塘中。塘中打捞，果有尸首。又有一位鲁穆，出巡见一小蛇随他轿子后边，走入池塘。鲁公便干了池，见一死尸缠一磨盘在水底。他把磨盘向附近村中去合，得了这谋死的人。还有一位郭子章，他做推官，有猴攀他轿杠。他把猴藏在衙中，假说衙人有椅，能言人祸福，哄人来看。驼猴出来，扯住一人，正是谋死弄猢猻花子的人。这几位都能为死者伸冤。不知更有个为死者伸冤，又为生者脱罪的。

我朝正统中有一位官，姓石名璞，仕至司马，讨贵州苗子有功。他做布政时，同寮夫人会酒，他夫人只荆钗布裙前去，见这各位夫人穿了锦绣，带了金银，大不快意。回来，石布政道：“适才会酒，你坐第几位？”道：“第一位。”石布政道：“只为不贪赃，所以到得这地位。若使要钱，怕第一位也没你坐分。”正是一个清廉的人，谁晓他却又明决！话说江西临江府峡江县有一个人家，姓柏名茂，号叫做清江，是个本县书手。做人极是本分，不会得舞文弄法，瞒官作弊，只是赚些本分钱儿度日。抄状要他抄状钱，出牌要他出牌钱，好的便是吃三钟也罢。众人讲公事，他只酣酒，也不知多少堂众，也不知那个打后手。就在家中，饭可少得，酒脱不得。吃了一醉，便在家中胡歌乱唱，大呼小叫。白了眼是处便撞，垂着头

随处便倒，也不管桌，也不管凳，也不管地下。到了年纪四十多岁，一发好酒。便是见官，也要吃了钟去，道是壮胆。人请他吃酒，也要润润喉咙去，道打脚地。十次吃酒，九次扶回，还要吐他一身作谢。多也醉，少也醉，不醉要吃，醉了也要吃，人人都道他是酒鬼。娶得一个老婆蓝氏，虽然不吃酒，倒也有些相称：不到日午不梳头，有时也便待明日总梳；不到日高不起床，有时也到日中爬起。鞋子常是倒跟，布衫都是油腻。一两麻绩有二十日，一匹布织一月余。喜得两不憎嫌。单生一女，叫名爱姐。极是出奇，他却极有颜色，又肯修饰：

眉蹙湘山雨后，身轻垂柳风来。

雪里梅英作额，露中桃萼成腮。

人也是个数一数二的。只是爹娘连累，人都道他是酒鬼的女儿，不来说亲。蹉跎日久，不觉蚤已十八岁了，愁香怨粉，泣月悲花，也是时常所有的。

一日，有个表兄，姓徐，叫徐铭，是个暴发儿财主。年纪约莫二十六七，人物儿也齐整。极是好色，家中义儿、媳妇、丫头不择好丑，没一个肯放过。自小见表妹时，已有心了。正是这日，因告两个租户，要柏清江出一出牌，走进门来，道：“母舅在家么？”此时柏清江已到衙门前，蓝氏还未起。爱姐走到中门边，回道：“不在。”那蓝氏在楼上，听见是徐铭，平日极奉承他的，道：“爱姐，留里边坐，我来了。”爱姐就留来里边坐下，去煮茶。蓝氏先起来，床上缠了半日脚，穿好衣服，又去对镜子掠头。这边爱姐蚤已拿茶出来了。徐铭把茶放在桌上，两

手按了膝头，低了头，痴痴看了道：“爱姑，我记得你今年十八岁了。”爱姐道：“是。”徐铭道：“说还不曾吃茶哩！想你嫂嫂十八岁已养儿子了。”爱姐道：“哥哥是两个儿子么？”徐铭道：“还有一个怀抱儿，雇奶子奶的，是三个。”爱姐道：“嫂嫂好么？”徐铭故意岔接头道：“丑，赶不上你个脚指头。明日还要娶两个妾。”正说时，蓝氏下楼，问：“是为官司来么？”“吃了茶，便要别去。”蓝氏道：“明日我叫母舅来见你。”徐铭道：“不消，我自来。”次日，果然来，竟进里边，见爱姐独坐，像个思量什么的。他轻轻把他肩上一搭，道：“母舅在么？”爱姐一惊，立起来道：“又出去了。昨日与他说，叫他等你，想是醉后忘了。”徐铭道：“舅母还未起来？”爱姐道：“未起。我去叫来。”徐铭道：“不要惊醒他。”就一把扯爱姐同坐。爱姐道：“这什么光景！”徐铭道：“我姊妹们何妨？”又扯他手，道：“怎这一双笋尖样的手，不带一双金镯子与金戒指？”爱姐道：“穷，那得来？”徐铭道：“我替妹妹好歹做一头媒，叫你穿金戴银不了。只是你怎么谢媒？”觐觐觐觐的缠了一会，把他身上一个香囊扯了，道：“把这谢我罢。”随即起身，道：“我明日再来。”去了。

此时爱姐被他缠扰，已动心了。又是柏清江每日要在衙门前寻酒吃，蓝氏不肯蚤起，这徐铭便把官事做了媒头，日日早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忽一日，拿了枝金簪、两个金戒子走来，道：“贤妹，这回你昨日香囊。”爱姐道：“什么物事，要哥哥回答！”看了甚是可爱，就收了。徐铭道：“妹妹，我有一句话，不好对你说。舅舅酒糊涂，

不把你亲事在心，把你青年误了。你嫂嫂你见的，又丑又多病，我家里少你这样一个能干人。我与你是姊妹，料不把来做小待。”爱姐道：“这要凭爹娘。”徐铭道：“只要你肯，怕他们不肯？”就把爱姐捧在膝上，把脸贴去，道：“妹妹，似我人材、性格、家事，也对得你过。若凭舅老这酒糟头，寻不出好人。”爱姐道：“兄妹没个做亲的。”徐铭道：“尽多，尽多。明做亲多，暗做亲的也不少。”爱姐笑道：“不要胡说。”一推，立了起身。只听得蓝氏睡醒，讨脸汤。徐铭去了。自此来来往往，眉留目恋，两边都弄得火滚。

一日，徐铭见无人，把爱姐一把抱定，道：“我等不得了。”爱姐道：“这使不得。若有苟且，我明日怎么嫁人？”徐铭道：“原说嫁我。”爱姐道：“不曾议定。”徐铭道：“我们议定是了。”爱姐只是不肯。徐铭便双膝跪下，道：“妹子，我自小儿看上你到如今，可怜可怜。”爱姐道：“哥哥不要歪缠，母亲听得不好。”徐铭道：“正要他听得，听得强如央人说媒了。事已成，怕他不肯？”爱姐狠推，当不得他恳恳哀求，略一假撇呆，已被徐铭按住，撒在凳上。爱姐怕母亲得知，只把手推鬼厮闹，道：“罢，哥哥饶我罢，等做小时凭你。”徐铭道：“先后一般，便早上手些儿更妙。”爱姐只说一句“羞答答成甚模样”，也便俯从。早一点着，爱姐失惊，要走起来，苦是怕人知，不敢高声。徐铭道：“因你不肯，我急了些。如今好好儿的，不疼了。”爱姐只得听他再试，柳腰轻摆，修眉半蹙，嚶嚶甚不胜情。徐铭也只要略做一做破，也不要定在今

日尽兴。爱姐已觉烦苦极了，鲜红溢于衣上：

娇莺占高枝，摇荡飞红萼。

可惜三春花，竟在一时落。

凡人只在一时错。一时坚执不定，贞女淫妇只在这一念关头。若一失手，后边越要挽回越差，必至有事。自此一次生，两次熟，两个渐入佳境，兴豪时也便不觉丢出一二笑声，也便有些动荡声息。蓝氏有些疑心，一日听得内坐起边竹椅“咯咯”有声，忙轻轻蹙到楼门边一张，却是爱姐坐在椅上，徐铭站着，把爱姐两腿架在臂上，爱姐两只手搂住徐铭脖子，下面动荡，上面亲嘴不了。蓝氏见了，流水跑下楼来。两个听得响，丢手时，蓝氏已到面前。要去打爱姐时，徐铭道：“舅母不要声张，声张起来你也不像。我们两个已约定，我娶他做小，只不好对舅母说。如今见了，要舅母做主调停了。十八九岁，还把他留在家里，原也不是。”爱姐独养女儿，蓝氏原不舍难为的，平日又极趋承这徐铭，不觉把这气丢在东洋大海，只说得几声：“你们不该做这事。叫我怎好？酒糊涂得知怎了？”只是叹气连声。徐铭低声道：“这全要舅母遮盖调停。”这日也弄得一个爱姐躲来躲去，不敢见母亲的面。第二日，徐铭带了一二十两首饰来送蓝氏，要他遮盖。蓝氏不收。徐铭再三求告。收了，道：“这酒糊涂没酒时，他做人执泥，说话未必听；有了酒，他使酒性，一发难说话。他也只为千择万选，把女儿留到老大，若说做你的小，怕人笑他，定是不肯。只是你两个做到其间，让你暗来往罢。”三个打了和局，只遮柏清江

眼。甥舅们自小往来的，也没人疑心，任他两个倒在楼上行事，蓝氏在下观风。

日往月来，半年有余。蓝氏自知女儿已破身，怕与了人家有口舌，凡是媒婆，都借名推却。那柏清江不知头，道：“男大须婚，女长须嫁。怎只管留他在家，替你做用？”蓝氏乘机道：“徐家外甥说要他。”那柏清江带了分酒，把桌来一掀，道：“我女儿怎与人做小？姑舅姊妹嫡嫡亲，律上成亲也要离异的。”蓝氏与爱姐暗暗叫苦。又值一个也是本县书手简胜，他新丧妻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儿女，家事也过得。因寻柏清江，见了他女儿，央人来说。柏清江道他单头独颈，人也本分，要与他。娘儿两个执拗不定，行了礼，择三月初九娶亲。徐铭知道，也没奈何。一日走来望爱姐，爱姐便扯到后边一个小园里，胡床上，把个头眠紧在他怀里，道：“你害我。你负心。当时我不肯，你再三央及，许娶我回去，怎竟不说起？如今叫我破冠子怎到人家去？”徐铭道：“这是你爹不肯。就是如今你嫁的是简小官，他在我后门边住，做人极贫极狠，把一个花枝般妻子，叫他熬清守淡，又无日不打闹。将来送了性命。如今把你凑第二个。”爱姐道：“爹说他家事好。”徐铭道：“你家也做书手，只听得你爹打板子，不听得你爹撰银子。”爱姐听了，好生不乐，道：“适才你说在你后门头，不如我做亲后，竟走到你家来。”徐铭道：“他家没了人，怕要问你爹讨人，累你爹娘。”爱姐道：“若使我在他家里，说是破冠子，做出来到官，我毕竟说你强奸。”徐铭道：“强奸可是整半年奸去的？你莫

慌，我毕竟寻个两全之策才好。”

杨花漂泊滞人衣，怪杀春风惊欲飞。

何得押衙轻借力，顿叫红粉出重围。

爱姐道：“你作速计议。若我有事，你也不得干净。”徐铭一头说，一头还要来顽耍，被爱姐一推道：“还有甚心想缠帐？我嫁期只隔得五日，你须在明后日定下计策复我。”

徐铭果然回去，粥饭没心吃，在自己后园一个小书房里，行来坐去，要想个计策。只见一个奶娘王靓娘抱了他一个小儿子，进园来耍，就接他吃饭。这奶娘脸儿虽丑，身材苗条，与爱姐不甚相远，也闹得一双好小脚。徐铭见了道：“这妮子，我平日寻寻他，做杀张致。我与家人媳妇丫头有些帐目，他又来缉访我，又到我老婆身边挑拨，做他不着罢？”筹画定了，来回复爱姐。爱姐欢喜，两个又温一温旧。回来。做亲这日，自去送他上轿。

那简小官因是填房，也不甚请亲眷。到晚，两个论起都是轻车熟路，只是那爱姐却怕做出来，故意的做腔做势，见他立拢来，脸就通红，略来看一看，不把头低，便将脸侧了，坐了灯前，再也不肯睡。简小官催了几次，道：“你先睡。”他却：

锦抹牢拴故殢郎，灯前羞自脱明珰。

香消金鸭难成寐，寸断苏州刺史肠。

漏下二鼓，那简小官在床上模拟半日，伸头起来张一张，不见动静。停一会又张，只见他虽是卸了妆，里衣不脱，靠在桌上。小简道：“爱姑，夜深了。你困倦了，睡了罢。”

他还不肯。小简便一抱抱到床里，道：“不妨得。别个不知痛痒，我老经纪伏侍个过的，难道不晓得路数？”要替他解衣。扭扭捏捏，又可一个更次。倒主腰带子与小衣带子，都打了七八个结，定不肯解。急得小简情极，连把带子扯断。他道：“行经。”小简道：“这等早不说，叫我吃这许多力。”只得搂在身边，干调了一会睡了。三朝，女婿到丈人家去拜见。家中一个小厮，叫做发财。爱姐道：“你今做新郎，须带了他去，还像模样。”小简道：“家中须没人做茶饭与你。”爱姐道：“不妨，单夫独妻，少不得我今日也就要做用起。”小简听了，好不欢喜。

出门半晌，只见一个家人挑了两个盒子，随了一个妇人进门。爱姐也不认得。见了，道是徐家着人来望，送礼。爱姐便欢天喜地，忙将家中酒肴待他。那奶子道：“亲娘，我近在这里，常要来的，不要这等费心。”爱姐便扯来同坐，自斟酒与他。外边家人正是徐豹，是个蛮牛，爱姐也与他酒吃。吃了一会，奶娘原去得此货，又经爱姐狠劝，吃个开怀，醉得动不得了。外边徐豹忙赶来道：“待我来伏侍他。”将他衣服脱下，叫爱姐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与他，内外新衣，与他穿扎停当。这奶子醉得哼哼的，凭他两个拈弄。徐豹叫爱姐快把桌上酒肴收拾，送来礼并奶子旧衣都收拾盒内，怕存形迹，被人识破。他早将奶子头切下，放入盒里。爱姐扮作奶子，连忙出门：

纷纷雨血洒西风，一叶新红别院中。

信信计成能逛楚，是非应自混重瞳。

徐铭已开后门接出来，挽着爱姐道：“没人见么？”爱姐道：“没人。”又道：“不吃惊矣？”爱姐道：“几乎惊死，如今走还是抖的。”进了后园，重赏了徐豹。又徐铭便一面叫人买材，将奶子头盛了，雇仵作抬出去。只因奶子日日在街上走东家、跑西家的，怕人不见动疑，况且他丈夫来时，也好领他看材，他便心死。一面自叫了一乘轿，竟赶到柏家。小简也待起身，徐铭道：“简妹丈，当日近邻，如今新亲，怎不等我陪一钟？”扯住又灌了半日，道：“罢，罢。晚间有事，做十分醉了，不惟妹丈怪我，连舍妹也怪我。”大家一笑送别了。

只见小简带了小厮到家，一路道：“落得醉，左右今日还是行经。”踉踉跄跄走回，道：“爱姑，我回来了。你娘上复你，叫你不要记挂。”正走进门，忽见一个尸首，又没了头，吃上一惊道：“是是是那个的？”叫爱姐时，并不见应，寻时并不见人，仔细看时，穿的正是爱姐衣服。他做亲得两三日，也认不真，便放声哭起“我的人”来，道：“甚狠心贼，把我一个标标致致的真黄花老婆杀死了。”哭得振天响。邻舍问时，发财道：“是不知甚人，把我们新娘杀死。”众人便跟进来，见小简看着个没头尸首哭。众人道：“是你妻子么？”小简道：“怎不是？穿的衣服都是，只不见头。”众人都道：“奇怪。”帮他去寻，并不见头。众人道：“这等该着人到 he 家里报。”小简便着发财去报。柏清江吃得个沉醉，蓝氏也睡了。听得敲门，蓝氏问时，是发财。得了这报，放声大哭，把一个柏清江惊醒，道：“女大须嫁。这时他好不快活在那里，要你

哭？”蓝氏道：“活酒鬼！女儿都死了。”柏清江道：“怎就弄得死？我不信。”蓝氏道：“现有人报。”柏清江这番也流水赶起来，道：“有这有这等事？去去去！”也不戴巾帽，扯了蓝氏，反锁了门，一径赶到简家。也只认衣衫，哭儿哭肉。问小简要头，小简道：“我才在你家来，我并不得知。”柏清江道：“你家难道没人？”小简道：“实是没人。”蓝氏道：“我好端端一个人嫁你，你好端要还我个人，我只问你要。斧打凿，凿入木。”小简对这些邻舍道：“今日曾有人来么？”道：“我们都出外生理，并不看见。”再没一个人捉得头路着，大家道：“只除非是贼，他又不要这头，又不曾拿家里甚东西，真是奇怪。”胡猜鬼混，过了一夜。

天明一齐去告，告在本县钮知县手里。知县问两家口词，一边是嫁来的，须不关事，一边又在丈人家才回，贼又不拿东西，奸又没个踪影，忙去请一个蒙四衙计议。四衙道：“待晚生去相验便知。”知县便委了他。他就打轿去看了，先把一个总甲，道是地方杀死人命大事，不到我衙里报，打了十板发威。后边道：“这人命奇得紧，都是偿得命，都是走不开的。若依我问，平白一个人家，谁人敢来？一定新娘子做腔不从，撞了这简胜酒头上，杀死有之。或者柏茂夫妻纵女通奸，如今奸夫吃醋，杀死有之。只是岂有个地方不知？这是邻里见他做亲甚齐备，朋谋杀人劫财也是有的。如今并里长一齐带到我衙中，且发监，明日具个由两请。”果然把这些人监下。柏茂与简胜央两廊人去讲，典史道：“论起都是重犯。既来见教，

柏茂夫妻略轻些，且与讨保。”这些邻舍是日趁日吃穷民，没奈何，怕作人命干连，五斗一石，加上些船儿钱、管家包儿、小包儿、直衙管门包儿，都去求放，抹下名字。他得了，只把两个紧邻解堂。里长他道不行救护，该十四石，直诈到三两才歇。次日解堂。堂尊道：“我要劳长官问一个明白，怎端然这等葫芦提？我想这人，柏茂嫁与简胜，不干柏茂事了。若说两邻，他家死人，怎害别人？只在简胜身上罢。”把个简胜双夹棍。简胜是个小官儿，当不过，只得招“酒狂，一时杀死。”问他要头，他道：“撇在水中，不知去向。”知县将来打了二十，监下。审单道：

简胜娶妻方三日耳，何仇何恨，竟以酒狂手刃，委弃其头，惨亦甚矣。律以无故杀妻之条，一抵不枉。里邻邴魁、荣显坐视不救，亦宜杖惩。

多问几个罪奉承上司，原是下司法儿。做了招，将一千人申解按察司。正是石廉使，他审了一审，也不难为，驳道：“简胜三日之婚，爱固不深，仇亦甚浅。招曰酒狂，何狂之至是也？首既不获，证亦无人，难拟以辟。仰本府刑厅确审解报。”这刑厅姓扶，他道：“这廉宪好多事。他已招了水渌头去，自然没处寻；他家里杀，自然没人见。”取来一问，也只原招。道：

手刃出自简胜口供，无人往来，则吐之邴魁、荣显者，正自杀之证也。虽委头于水，茫然无迹，岂得为转脱之地乎！

解去。石廉使又不释然，道：“捶楚之下，要使没有含冤

的才好。若使枉问，生者抱屈，那死的也仇不曾雪，终是生死皆恨了。这事我亲审，且暂寄监。”他亲自沐浴焚香，到城隍庙去烧香。又投一疏道：

璞以上命秉宪一省，神以圣恩血食一方，理冤雪屈，途有隔于幽明，心无分于显晦。倘使柏氏负冤，简胜抱枉，固璞之罪，亦神之羞。唯示响迹，以昭诬枉。

石廉使烧了投词，晚间坐在公堂，梦见一个“𠂔”字。醒来道：“字有两个‘人’字，想是两个杀的。”反复解不出，心生一计，吊审这起事。

人说石廉使亲提这起，都来看。不知他一捱直到二鼓才坐，等不得的人都散了。石廉使又逐个个问，简胜道：“是冤枉。实是在丈人家吃酒，并不曾杀妻。”又叫发财，恐吓他，都一样话。只见石廉使叫两个皂隶上前，密密分付道：“看外边有甚人，拿来。”皂隶赶出去，见一个小厮，一把捉了，便去带进。石廉使问他：“你甚人家？在此窥伺。”小厮惊得半日做不得声，停了一会，道：“徐家。”石廉使问道：“家主叫甚名字？”小厮道：“徐铭。”石廉使把笔在纸上写，是双立人、一个“夕”字，有些疑心，道：“你家主与那一个是亲友？”小厮道：“是柏老爹外甥。”石廉使想道：“莫非原与柏茂女有奸。怪他嫁杀的？”叫放去这起犯人，且另日审。外边都哄然笑道：“好个石老爷，也不曾断得甚无头事。”

过了一日，又叫两个皂隶：“你密访徐铭的紧邻，与我悄地拿来。”两个果然做打听亲事的，到徐家门前去。

问他左邻卖鞋的谢东山，折巾的一个高东坡，又哄他出门，道：“石爷请你。”两个死挣，皂隶如何肯放？到司，石廉使悄悄叫谢东山道：“徐铭三月十一的事你知道么？”谢东山道：“小的不知。”石廉使道：“他那日曾做甚事？”道：“没甚事。”石廉使道：“想来。”想了一会，道：“三月他家曾死一个奶子。”石廉使道：“谁人殡殓扛抬？”道：“仵作卢麟。”石廉使即分付，登时叫仵作卢麟即刻赴司，候检柏氏身尸。差人飞去叫来。石廉使叫卢麟：“你与徐铭家抬奶子身尸在何处？”道：“在那城外义冢地上。”石廉使道：“是你入的殓么？”道：“不是小人。小人只扛。”石廉使道：“有些古怪么？”卢麟道：“轻些。”石廉使就打轿，带了仵作到义冢地上，叫仵作寻认。认了一会，认出来。石廉使道：“仍旧轻的么？”仵作道：“是轻的。”石廉使道：“且掀开来。”只见里边碓碌碌滚着一个人头。石廉使便叫人速将徐铭拿来，一面叫柏茂认领尸棺。柏茂夫妻望着棺材哭，简胜也来哭。谁知天理昭昭，奶子阴灵不散，便这头端然如故。柏茂夫妻两个哭了半日，揩着眼看时，道：“这不是我女儿头。”石廉使道：“这又奇怪了。莫不差开了棺？”叫仵作，仵作道：“小人认得极清的。”石廉使道：“只待徐铭到便知道了。”

两上差人去时，他正把爱姐藏在书房里，笑那简胜无辜受苦，连你爹还在哭。听得小厮道石爷来拿他，道：“一定为小厮去看的缘故。说我打点，也无实迹。”爱姐道：“莫不有些脚踢？”徐铭笑道：“我这机谋鬼神莫测，从那边想得来？”就挺身来见。不期这两个差人不带到按